

罪夫黜汚禁近且令一時之仕路盡出苟蹊世道陵夷害且
貽國遂下文言鎮撫司先斗大中不問

談遷曰仕路如弊端人剛士擇地而蹈猶若浼焉矧敢輕
其身于磷緇雜還之場哉汪文官脫逃刀筆濡王安之幕
快口豪者好言官府左魏目為異人延譽公卿間招權請
寄日行其私而左魏輩不悟也議者甚概之險鉗網始構
然比固已極即玄黃靜流終貽自戚先朝軍吉懷恩之賢
初未聞諸君子推重而群履之也

南京御史張繼孟追諭舊輔方從哲敗壞遼事所善同鄉錢
象坤上不憚奪俸三月

丙午賜貴州總督蔡復一尚方劍

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言宵小之志竄不便于銓院吏垣有
東正疾邪之臣冢宰銳意治平求賢若渴得鄒維璉程國祥
用之于銓而概且自危先斗僉院大中叅吏垣而概又自危
故遂維璉國祥并及吳羽文繼攻臣等擇人而食既詆君子
為小人必以真小人之九號為君子奉壇坫之上外有備內
有援而概之招權納賄始得矣上慰荅之

談遷曰魏大中與概同官也雖薰蕕之異而辨宜婉不宜
詬宜詳不宜矜事本末易明而抗辯蜂涌何哉

左僉都御史左先斗言汪文言之昭雪前司寇前總憲也題

授中書舍人今閣臣也于臣何預樹結束厥理刑傳繼教為
兄弟聯絡機鋒長安冷覩久矣上不問已傳魁疏辨傳繼教
本繫同宗族屬往來誰能廢之也

國子祭酒蔡毅中上廣規三書曰大學約言曰古文孝經曰
讀書章程

大理寺卿林熙春致仕進戶部左侍郎

吏部尚書趙南星以郎中吳羽文劾維璉不供職維璉揭劄
章惇之攻蘇軾蔡京之錮司馬光乞詰責二臣何以不遵明
命誰為章惇蔡京者得旨如其言

丁未南京鴻臚寺卿劉文徵致仕進太僕寺卿

御史袁化中劾給事中傅樞逞私逆賢舉國將空上令各脩
職毋角口

戊申御史劉璞言古今大弊治亂在天下而整紛在朝廷何
謂紛一私揭大威一疏語多隱一處分太遲一部覆太文一
票旨互異上是之

己酉諭仍行當十大錢嚴私鑄

諭楚王進鯉鮓百斤酉黃魚十甜糟茄瓜薑萋蒿各一器又
中宮鱉鮓鮓各百斤竝暫免餘加額

魏希孔廢錦衣衛百戶

工部尚書王舜鼎卒舜鼎會稽人萬曆戊戌進士筮仕刑曹

歷四川叅政按察使至今官學有淵源居官清慎贈太子太保謚

考功郎中鄒維璉言臣初調稽勲科臣傳檄草疏欲劾臣及臣往謁科臣章允儒陳良訓詒萬多端奉旨到任後三日彼逢人媢罵及轉考功忌刻彌甚迫同官吳羽文即日出城臣不得已拜疏求去彼再搗臣且及程國祥計甚狡矣臣引章惇蔡京不過喻錮人如惇京必竟止益而為人所攻如軾如光必竟止損豈謂臣即軾光臣鄉即有惇京哉上令維璉及羽文還署國祥可即至任

太監魏忠賢輯私鑄廢賞御史劉廷佐言皇上于忠賢可謂

有勞則錕然察銖兩之奸非殊勲也安足為功從此殃及止辜株連疑似害可勝道哉不聽

命嚴訊汪文言大學士葉向高等言文言係臣題充史館舊名汪守恭前印輔忠恭革其監生值赦辨復諸臣見稱遂錄用之今得罪乞令法司確擬上不報因乞歸不許

庚戌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房壯麗予告

辛亥王時敏徐元案並為尚寶司卿

叙徐淮禦妖功前總督漕運李養正進太子少保廢監賜金幣總督陳道亨等陞賞有差

貴州巡撫蔡復一言黔之潰兵不滿二萬臣自即入荆收兵

千餘所。昔年兵尚未能至，所恃施州鎮軍民兵不能即集，又皆驅市人也。兵之窮如此，餉則臣借鄖庫二萬，搜括數千金。明旨給戶部太僕寺二十萬，今未至也。黔米每斗七八錢，水西亦饑甚，而以大方所掠餉金十萬，倍價購米，苗寨苗米至省，遂寡官其日餉四分，僅米半升。截路掠米，米益不至，餉之窮如此。榜援明旨，非不森嚴，然兩年來其效可觀。滇兵不能越盤江，撫臣閔洪學疏可考。天啓三年春，周世臣領粵西兵，聞陸廣河失利，遂自奔潰。撫臣王三善督之，又自謂粵官不受黔制，三善憤其不可用，因有辭兵解餉之議。今春蜀兵雖住畢節，實未至大方也。援之窮如此，用人則黔中文武寥

寥，選調視如虎穴。又經兵疫，有減亡增州縣之人，至借才鄉官而鄉官亦盡矣。人之窮又如此。臣前疏請兵十萬，兵部亦當予臣十萬之實。臣前疏留荆岳長衡南漕米不滿十萬石，用兵十萬，歲米四十萬，而黔中地荒，截留南漕非二十萬石不可。將才難得，願兵部精擇預發入黔為代贖之計。又祁門教諭立木嘉嘗捐貲制器，協擒何中蔚，宜假以一銜，軍前自效。送之。

五月甲寅，朔錦衣都指揮同知署北鎮撫司劉儕以寬汪文言削籍許顯純代之。

工部員外郎馬明瑞竊官鑰，寧地被盜，亡何獲盜，所搜官鑰

俱郡縣鑄識者因削籍

乙卯南京光祿少卿李文熙為南京太僕寺卿

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前奏辨奉旨到任及報鴻臚寺面恩傳旨互叅未結何得到任御史劉芳言大中到任皇上命之也決辰之間自相矛盾不聽

丁巳賜毛文龍金蟒餘將吏陞賞有差仍給勅百道待有功者時秀水譚昌言為登萊叅政毛文龍藥遼人舌獻俘昌言廉得之密與解毒湯旬日舌清乞命皆遼人也言其實編為

農
戊午太僕少卿黃龍光為右通政光祿寺丞涂一榛為大理

右寺丞南京光祿少卿陳采為南京太僕少卿

己未翰林簡討顧錫疇兵科給事中董承業主考福建刑部主事劉餘祐大理評事馬之陞主考四川兵部主事吳時亮中書舍人曹師稷主考廣東戶部主事林肇開工部主事王廷柏主考廣西

己未葉向高復來去曰臣方草疏忽見南臺臣黃公輔攻講臣錢象坤慮臣去象坤且入閣臣愈愕懼士大夫之習象坤者多稱其清修恬靜毫無訾議收卜大典自有公評亦何庸如是之過計乎

浙江巡撫王洽以浙兵驕易噪求免調接黔許之

辛酉酉陽宣撫使冉驥龍以東西赴調屢效及其弟見龍殉
遼陣亡十七百餘人請賚卹命下所司

壬戌命順天尹禱雨

增鹽課除陝西河東池鹽雲南舊額不增兩淮兩浙長蘆山
東福建廣東四川共增課五十四萬七千九百九十三兩
貴州總兵黃鉞求沿途召募不許

兵部尚書趙彥言諸臣僂力東事可必亡虞然與其來而制
之不如制之使不來在聯漠北携其交濟毛帥以牽其應也
朝鮮向為文龍所倚居其地資其糧不宜久稽其封容臣諭
侖同心合力以制敵從之

癸亥未時乾清宮東丹墀旋風驟作將內官監之大鉄片如
屋頂者盤旋如紙墮於西墀鏗訇若雷

甲子浙江左布政周延光為光祿寺卿光祿少卿劉復初為
左通政太僕少卿錢春為右通政河南按察使張樸為太僕
少卿

甲子沈灌卒烏程人萬曆壬辰進士選館歷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濡跡璫媼見訾不休遺疏引宋司馬光
仁明武三字非仁無以容衆非明無以燭奸非武無以決事
為獻贈太保謚文定

談遷曰烏程素無疾倉卒易箚其遺疏殆子弟意也撫按

不以計聞烏程婦上書求卹允之并責撫按可以知烏程
矣

戶科左給事中周之綱疏陳時政宮府之情意尚隔臣子之
實職未修寬嚴之調劑未平輦數之途徑當清亂黨之訛言
易止。上不懌貴其沽名

御史劉廷佐言自戊午發難於茲七年兵不可用餉益不足
懾於敵固弱也借援於西亦弱也誠乘彼驚伏討軍實而申
倣之至餉則厚糈施于驍勇分廩稱其才使使一餉有一餉
之用於以減軍中之冗濫而寬閭左之絲毫又乞免立枷寬
法外之刑不聽

叙土司授蜀功石砭宣撫司女官秦良玉子宣撫馬祥麟酉
陽宣撫司應襲舟天胤各賞賚有差土同知陳思虞長官楊
光斗等各加服

乙丑戶科給事中尹同舉為太常少卿

丙寅薊遼總督吳用先言抵任後即歷昌薊諸路及山海關
外互寧遠衛知非關外難而關內難也關內三協延袤二千
餘里精銳盡調以東關內單弱不得不募新兵烏合之衆未
習操練不迅則盜故練新兵不如練舊兵喜降口白馬關大
水谷潮河川桃林口界嶺口人馬俱通尤為要害先年有墻
臺烽燧近來傾圮班軍盡赴山海三年未築臣豫為估計補

葺以待兵集庶藩籬可固。上是之。
丁卯孫承宗求去舉趙彥自代不許。

銀定台吉糾海西方六台吉謀犯甘肅巡撫李若星豫備之。
總兵董繼舒擊斬二百三十七級。

刑科給事中沈惟炳請免立枷不報。

命中書舍人陳之遴獎諭四川土司。

庚午以早遣英國公張惟賢告南郊恭順侯吳汝胤告北郊。

尚書趙南星告社稷李宗延告山川林堯俞告風雲雷雨壇。

劉天錫禱黑龍潭。

順天巡撫右僉都御史鄧漢言薊鎮十二路東自山海西接

黃花鎮延袤二千里臣頃徧歷三協各關口雖無處不險而
平原大川可容數十萬大舉入犯又當貢使出入之路則喜
峰潘家口為最皆中協地也臣駐札處距敵十八里而近中
協四路頃增兵五千連東協共增六千兵增則餉隨增然不
敢煩主計也於所屬地方一損益間即充用通州羸卒萬餘
強半虛冒斷宜裁止留兵四千守新舊城西協九千人其數
溢即內撥二千以補中協所省多矣下議部

平遼總兵毛文龍請餉百萬部議四十萬報可。

廣西巡撫何士晉言安南都統使黎維祺政在頭目鄭松松
沒子杜椿爭立構殺安南大亂高平莫敬寬乘間直入維祺

走海上杜擊敗敬寬維祺復國但權歸鄭柟恨高平封何
惇諒山副總兵攻莫欲犯宣化廣西兵餉單弱先年增兵五
千請留本省遠餉六萬有奇餉新兵至天啓二年而止乞再
留四千命部議之

登萊巡撫袁可立奏發兵出海之期言海上諸島對登州者
旅順也東則平島三山廣鹿諸島在焉他島但可往來停泊
惟廣鹿長山可屯兵如應援毛帥則二島為要若進窺遼陽
此島又為緩地矣旅順以西有平頭回山不可泊舟西則雙
島可住舟但薪水給於老岸未便也轉而西有麻洋島再北
則松木汶閩島皆隘淺不堪住再北則中島南北汎口也三

島皆環海其去岸遠者六七里近者三四里陸地抵復州三
十里蓋州百八十里水路抵蓋則半日程東南風利抵三島
覺華一日程耳如由蓋套入蓋州不十里由三岔入海不四
十里由海州入遼陽百一十里且三岔沃野百里井泉茂林
即充國之金城不是過欲借登兵以圖恢復則三島誠為要
路海外諸島之形勢大略如此今欲分地而守則旅順東各
島毛帥業已兵也且迫近金州頃兵部議金州當為毛帥進
兵之地自當領之東鎮旅順以西則去平島竄遠恐東鎮鞭
長難及也今擬嚴正中等兵存旅順雙島之間與張盤牙制
袁進等兵住兩汎中島之間與覺華犄角然南汎中島潮落

可渡防守宜嚴至隆冬凍合則皇城高入為大兵出入歸營
之處東西策應之衝議以孫承祖守之下兵部議之

辛未刑科都給事中李春燁言臣奉命核登撫陶朗先罪狀
逮問旨下九閱月而罪人未到何也又何棟如八萬之贓宜
下廷尉尚入京投謁何怪乎終日言清餉而餉不清終日言
懲貪而貪愈甚也

壬申右贊善蕭命官為右諭德

張安為中軍都督府僉書

故刑部郎中贈太常少卿馬德澧子嘉柱廕國子監

甲戌工科都給事中楊維新請發帑助慶陵并嚴那借考成

之法言外解虧百六十餘萬非盡在民也或州縣解府解
司各移而用之上下相蒙撫按不核安得不愈久愈多耶今
限州縣解銀係某項即鑿某項字於上及年月冊上之府府
冊上之司司並府州縣冊上之部則那移之弊可祛矣至考
成之法應解錢糧越一季作何罰治越二季罰倍之越一歲
則漸加焉以十分為率完及八分亡罰虧二三分作何罰治
四五分罰倍之六七分則漸加焉府不責之州縣則罰府司
不嚴之府則罰司撫按不嚴之司則並及撫按斷在必行如
此而猶虧額臣不信也、上以金花銀不許餘如故
乙亥南京禮部右侍郎張鼎子告

戊寅故長興知縣石有恒贈太僕少卿廕監子祠祭主簿徐
行可贈湖州通判附祠

談遷曰長興雖有治聲突死於盜平昔之杆擻謂何而贈
廕祠祭得荷全典于法溢矣繁縷之惜末季誰其人哉
己卯南京禮部尚書黃汝良致仕進太子少保

夜有流星如盞大青白色自壁入于天倉二小星隨之
庚辰翰林編脩陳子壯戶科左給事中周之綱主試浙江簡
討丁乾學吏科給事中郝士膏主試江西編脩方逢年兵科
左給事中章允儒主試湖廣吏部考功主事孫昌齡禮部祠
祭主事丘履嘉主試陝西

辛巳督餉戶部左侍郎畢自嚴言海運始計一年兵額十萬
七千人與調到兵共十四萬每人月支五斗該海運米八十
四萬石春秋兩班防軍各二萬七千每下班日支米一斗合
八萬一千石共九十二萬一千石以料莖言馬贏三萬二千
七百匹各鎮調齊可回萬匹每匹支全料一石二斗六閏月
共二十八萬八千石放青六月月支莖九斗共二十一萬六
千石一項共五十萬四千石乃津門之糧運何如哉部議歲
額米八千萬內東充米二十萬原以該省加派銀十二萬八
千八百八十七兩二錢五分作為糶本每石價六錢有奇道
府欲增至八九錢今所解米僅二萬六千四百餘石才十之

一耳部議歲額益三十八萬內保定八萬石該銀四萬俱取
給於雜項該府止認一萬一千兩夫以原派米莖尚康：不
給今額外欲增米十二萬一千石莖三十萬四千石斯豈易
為力哉臣與司道悉心而議一議加本色今新漕將至截米
十二萬一千石而又以銀五萬二千於河間買十萬四千石
轉運開門此一策也一改給折色開門見銀四萬九千二百
餘可抵米六萬一千五百餘石仍例補滿十二萬一千石折
色之數料莖每石價七錢仍以銀七萬二千八百滿十萬四
千石折色之數令山海餉司於夏秋間量支折色米莖一二
月銀盡而止此又一策也命下部議

久旱至是大雨輔臣奏賀

固原華亭大雨雹傷稼塞上大旱

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糾霍丘知縣鄭延祚餽六十金下撫
按訊之

壬午督師大學士孫承宗上車營圖說計騎步二十四營合
為車營外有前鋒後勅騎兵七營合騎步九萬二千八百五
十六人內步兵四萬一千八百五十六人俱足騎兵五萬一
千人見少一萬五千七百八十九人議催各鎮兵可得萬人
其馬宜六萬三千六百十三匹令少六千五百八十九匹擬
於京營量選三千五百太僕寺量兌三千一百其各營所需

細大之數約七十餘萬乞發帑金二十四萬。上是之。發十萬。

安南祿州酋韋德成殺何惇來獻初何惇入寇上思憑祥焚掠甚慘為患二十餘年至是撫臣檄安南賊之所侵村崗悉復。

六月癸未朔勅存問周府應城王在銓齒德并旌其長子肅藩封股孝行從周王肅濬之請。

左副都御史楊連劾東廠太監魏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奉公然三五成群勒逼誣褻政事之堂幾成鬧市罪一交通孫杰論去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急於剪已之忌不容。皇

上不改父之臣罪二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引疾一則嗾言官劾去顏於護黨氣歐聖母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仇于忠義罪三王紀為司寇執法如山鍾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鏡忠賢一則使人喧辱之去一則與沈濯構陷之削籍顧于側媚善侮者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罪四國家寢重亡如枚卜忠賢力阻孫慎行盛以弘豈真欲門生宰相乎罪五去歲南太常北少宰皆點陪推以示不測罪六滿朝薦文震孟等抗論稍忤傳令降斥屢經思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銷罪七

去年、皇上南郊傳聞宮中貴人以貞靜荷寵忠賢恐其露
已驕橫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死罪八裕妃以有喜傳
封忠賢捏偽旨勒令自盡罪九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繞電
流虹之祥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
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所護恃僅王安一人忠賢以私忿
矯旨掩殺于南海子餘內臣擅殺擅逐又不知其幾千百也
罪十一今日求獎賞明日立祠額王言屢褻近河間毀民居
建坊築愁築怨引恨吞聲罪十二今日廢中書明日廢錦衣
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卿良弼良
材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罪十三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

枷死皇親教人其排陷皇親欲搖動三宮也若非閣臣護持
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幾興大獄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樾以
爭煤窰傷其璫脉託言開礦致死罪十五伍思敬胡遵道侵
占牧地徑自拷掠罪十六周士樸執糾織監在工言工竟停
其陞遷使因頓以去罪十七北鎮撫司劉僑不肯殺人媚人
竟令削籍罪十八科臣魏大中列任奉旨鴻臚寺報單忽傳
詰責罪十九忠賢受事東廠鷄犬不寧野子傳應星等招搖
引納陳居恭傳繼教助之片語違忤駕帖立下勢不至與同
文之獄刊黨禁之碑不已者罪二十韓宗功潛入忠賢之家
事露始避發銀創肅寧新城可作鄙鳩罪二十一同奸輔沈

淮創立內樞安知無太盜利客寄名家丁倘或同隙可為塞
心罪二十二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鉄騎簇擁蟒玉追隨警蹕
傳呼歸則駕四馬羽幢青蓋夾擁環遮入幕密謀叩馬獻策
者實煩有徒罪二十三忠賢今春走馬御前皇上射其馬貸
以不死進有傲色退有怨言罪二十四奉聖夫人客氏又彌
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哀故掖廷都城即大小臣工皆知有
忠賢不知有皇上乞正法以快神人之憤客氏俾居外宅
無厚其毒得旨政事朕所親裁至中宮裕妃等事宮壺嚴密
外廷何以知之馮臆結禍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揚連借
端沽直本欲窮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姑不問初魏

廣徵入相先結魏忠賢為族密導以邪徑及連疏上忠賢頗
懼謀于廣徵謂必去葉向高而可

甲申太僕少卿曾陳易為大理右少卿

魏忠賢辭東廠乞罷。上慰留之爾聞言增煬不一置辨更
見小心蓋魏廣徵所擬也楊連疏尚留中葉向高等請并發
叅議乃下連疏切責其尋端沽直向高語左贊善繆昌期曰
揚大洪疏何易也渠於上前時有匡正。上嘗獲飛鳥渠
不令上小璫賜緋吧而禁之亦誠憚人也蓋向高懼禍謀而
全竟不能力持

乙酉丁元薦為尚寶司丞

故吏部尚書梁夢龍贈少保子祭葬
給事中傅樾陳良訓御史張訥各疏改越南星左光斗魏大
中鄒維璉等

丙戌故贈禮部侍郎吳中行孫儼思廕監

通州新兵譁戶部急以漕折萬金餉之

丁亥行人左司副史記事為尚寶司丞

保定地震壞城郭人畜

以建昌道梗命雲南試官如壬午科例聽巡按徵辟前遣官
還京

戊子、上御皇極殿遣使各藩冊榮府仁和王由梈咸寧王

由榕惠安王常澠周府奉新王肅滋代府吉陽王禹金

己丑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等劾忠賢種、罪案、皇上

引為親裁種、逆狀代為分割即楊漣疏列風聞之事懷冲

太子何以不育裕妃何以自盡、皇上南郊之日胡貴人何

以無疾而暴立是、皇上身為天子而三宮列嬪盡寄性命

於忠賢與客氏之喜怒危如朝露能不寒心宜納憲臣之言

按忠賢之罪斥客氏就外宅下傳繼教傳應星于獄治其內

外交通之罪、上以附會不問御史劉璞劾忠賢八罪太常

寺卿胡世賞等交劾不聽

江西道御史楊廷烈言鄒維璉調部同鄉之疏揭相尋不休

亡何而傳檄又波及左光斗魏大中且借汪文言為議論矣
乞皇上簡發諸疏會議從之

巡撫寧夏右僉都御史魏雲中請脩復黃峽宿寇諸口石關
三道蓋自哮劉亂後迤北乘機毀三關墩堡漸頽官兵遂不
敢上賀蘭山兵巡在外而敵反內之上令如議

壬辰南京戶部郎中彭遵古為南京光祿少卿添注

癸巳午刻南方五色雲見

葉向高言、皇上誠念魏忠賢當求所以保全之莫若聽其
所請且歸私第遠勢避嫌以安中外之心中外之心安則忠
賢亦安、上以舉朝闕然殊非國體卿與廷臣不同宜急調

劑釋諸臣之疑

乙未禮部 侍郎李騰芳憂去進禮部尚書無翰林學士

唐事府禮部尚書翁正春等請令魏忠賢引退以全旦夕之
命劉瑾汪直馮保諸人已自明鑒語曰權不可恃威不可逞
臣等又願忠賢之亟自裁也不聽

魏學洙曰大釁既開南北司訛言如沸恠內者曰早朝將
面奏恠外者曰宮中事將面鞠頗聞面奏之罪名驚駕則
立擒楊公方躊躇不輕發而內已懼之一日早朝群表甲
以出氣息怫然甘露之變在旦夕而一時家宰所推次輔
所擬內又且唯、相奉以求成故諸君子姑緩之知使持

之益激必面鞠苟面鞠。皇上必祖內不祖外外弱也將
起大獄外強也或致急兵縉紳固困之塗炭官禁亦因之
動搖追咎者又未必不憾諸君子之過激也

丙申大雨雹

皇子慈煇薨謚悼懷太子

丁酉傅淑訓為太僕少卿

內官胡進等騎入禁門傷守卒命內官責降

吏科給事中陳熙昌以魏忠賢事閣臣宜一力擔當劾諸臣
所不及効之忠安可以調停了局也不聽

戊戌楊應瑞為

將軍都督

總兵鎮宣府

工部七田郎中南昌萬煥言臣向承乏寶源局目擊銅斤匱
乏人言內官監廢銅器不下數百萬但一移文旦夕可至臣
因移文請發數月不報三月壬午具疏特請忠賢益怒旋出
中旨何得再請嗟。以廢銅鑄錢金陵工早竣未必非一節
之忠二事之效何專制不發哉臣猶記二月詣陵過香山碧
雲寺見忠賢所營墓彷彿陵寢曾不以營墳墓之急而為
先帝陵寢急於廢銅鑄錢一事斬一引手之勞而不以救萬
分之急也 上怒其狂悖杖之百削籍煥遽赴午門先被毆
竟卒杖下燦丙辰進士崇禎初贈光祿寺卿弘光時謚忠貞
協理京營兵部左侍郎朱光祚言馬政一領馬得人一辨官

軍之實一增鑄營印以杜虛冒一車駕司勘合宜留意一五
圍師講蒞飲針療之法從之

撫寧侯朱國弼論魏忠賢宜罪命間位奪祿三年仍命錦衣
衛逮書奏人及舍人

庚子陳宗昇為太常寺卿高推為少卿

辛丑南京太常少卿余啟元致仕進太僕寺卿

壬寅庶吉士胡尚英補簡討

兵科給事中吳弘業言建昌以五衛八所扼四千八洞寨之
蠻獠額軍五萬有餘屯糧五萬有餘內地協濟糧米十三萬
有餘今僅存五千二百餘人欲以禦千五百里之鳥道其可

得乎今留永寧遵義兵萬餘簡精銳戍越嵩亦急則治標之
著郎以開路銀六萬為餉所薦僉事胡平表都司陳廷對即
留任鎮守建南從之

逮巡城御史林汝蒿杖之百削籍時內豎傳國興曹進等扶
人命劫殿汝蒿杖之司禮太監王辭乾奏聞旨下汝蒿亡去
奄人總騎百餘以葉向高知人索于私第環詢之向高以聞
韓爌等亦言元老無端被辱且汝蒿暫避不出亦寧死。皇
上之杖不死中使之毆耳萬無逃理亦不聽亡何汝蒿投刺
撫鄧漢以聞仍逮杖之

霍州高時正家生豕二身二眼象鼻四耳四乳

甲辰命鴻臚少卿王守謙往關門勉留孫永宗防邊

乙巳刑科給事中傅樾奏金駕怙原有常規增差內官大違明制萬燦被毆林汝翁不過畏內牆之兇鋒恐不得以正命死耳內官百十成群執之毆之勢損聖德莫此為甚上命今從駕怙如舊文武官按品級輿騎否即指奏

丙午禁京營冒笄官馬從太僕卿黃運泰之請

丁未四川總督朱燮元倖偽都督李遠達等二十五人至京戊申朱萬春為左通政

刑科都給事中李春燁等請罪魏忠賢并治內臣矯旨遠人擅毆者不聽

江南大水應天巡撫周起元浙江巡撫王洽俱告災大學士顧秉謙請按田派米戶田萬畝派糶米千石餘以次遞降一議改折一留閏稅一准贖罪一減織造下部議

己酉孫之益為太僕少卿

應天府丞桑學夔致仕

庚戌蕭毅中為大理左寺丞涂國鼎為南京太常少卿

辛亥封光廟選侍傅氏為懿妃李氏為康妃

歐陽調律為太僕少卿張廷拱為大理右寺丞

叙薊遼撫胡功滿桂楊元吉趙率教各進署都督僉事進朱梅副總兵閻守信游擊黃應甲等守備

壬子彭際遇為大理右少卿

吏部主事徐曠行人周鏘主試河南工科給事中熊奮渭兵部李繼貞主試小東尚寶司卿姜忠禮戶部主事熊師旦主試山西

七月癸丑朔巡撫順天右僉都御史鄧漢言林汝翥畏罪潛逸懼如萬燦隕命群璫之手上命逮入杖之

乙卯御史潘雲翼言群璫毆死萬燦有傷國體

辛酉大學士葉向高引去

壬戌兩廣總督胡應台言廣州民變以米貴由于私販毆知府程光陽辱及按臣立斬首亂五人乃定

朱光祚為工部尚書總理河道南師仲為南京禮部尚書

癸亥御史劉廷佐言皇上杖燦猶可言也皇上為忠賢杖燦不可言也忠賢得旨而杖燦猶可言也令群璫自寓至午門毆斃不可言也

六科廡災

御史李應昇訴萬燦之寃言祖宗養士二百餘年一言觸忤褫辱身死豈所以作忠而勸士哉夫緘口以待遷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實禍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虛名也舍榮妻子肥身家之計而博此虛名將焉用之況乎傷殘遺體備諸楚毒以從龍比于九原此魏徵所以不願為忠臣也廷杖重典殊

夫士心為左右計則得矣聖德寧不重傷耶

乙丑南京給事中楊棟朝論魏忠賢罪已御史趙應期楊玉珂交劾之

己巳太常寺卿盧大中言祀典宜明謂關羽所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查往牒亡據詢其所自云萬曆甲寅年中宮奉袞冕併神號謂特封者並不牒部今舊典無稽非所以昭祀事而安神靈也

庚午南京太常寺卿申用懋言其父萬曆時定儲之功

辛未太常寺卿鄒德泳言申時行同官進揭冊立時行獨上章曰昨日之揭臣不與知只此數字時行之罪定矣尚何言

哉

丁丑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右侍郎岳元聲等合言忠賢惡貫既滿必不可容楊漣疏詞逼真必不可棄此豈盡仇于忠賢而比昵于楊漣哉凡以公聽並觀見忠賢假心小勞恣其大逆邇來朝政參差物力凋耗豈無召致而然乞將忠賢罪狀即賜處分不聽

辛巳召閣部吏科河南道至乾清宮大殿時上鼻衄諭祝學俟明年行之

八月癸未朔甲午在都御史孫瑋卒渭南人丁丑進士遺疏薦劉一璟鄒元標王紀孫慎行鍾羽正曹于忬文震孟滿朝薦

等乞行錄用贈太保謚 時推楊漣署印不報御史李光
春請總憲簡推品望以給事中陳良訓疏補總憲諭取在朝
俸深者意戶部尚書李宗延也故光春及之
太常寺卿鄒德泳上列祖講筵芳規正錄八則
丙申夜月食

戊戌禮科給事中霍守典劾都督李承恩乞恩乘轎之違例
壬寅給事中羅尚忠言內廷之留中漸多刺及忠賢

癸卯高攀龍 都御史

給事中王鳴玉劾葉向高陳長祚

辛亥李維禎為南京禮部尚書

九月壬子朔勅各省搜訪志傳備史館從御史劉芳之請

刑科都給事中李春煒為湖廣右叅政

己未工部尚書陳長祚免

庚申貴州巡按御史傅宗龍奏誅安氏黨陳其愚其愚凶狡
多計至是伏誅

戊辰督師大學士孫承宗疏救楊鶴熊廷弼王化貞求末減
遣戍又云經撫不可兼役廷弼化貞政兼後之害致兩相牽
而不得盡向使任一人以責其成而事不中制人不多言彼
一人其何說之辭至于佟卜年始付臣為招降之用如其事
有可疑臣從軍中法易行耳諭楊鶴等朕姑待以不死佟卜

年果係軍機再密奏定奪

刑科給事中顧其仁等請誅遠左失事之臣李維翰楊鎬熊廷弼王化貞

左都御史高攀龍劾兩淮巡鹽御史崔呈秀貪穢命奪秩勘奏

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以御史陳九疇叅晉撫謝應祥力言其可用謂郭尚友謀晉撫以啜之也

庚辰馮從吾為工部尚書

十月壬午朔乙酉曹于汴為南京右都御史

己丑戒諭百官勅曰近日蹊徑岐分意見各別愛憎毀譽附

和排擠大臣顧惜身名動思引去小臣占風望氣依違自全職業不修政事隳廢當由綱紀不肅結黨徇私以至於此特戒諭爾等各滌慮深思更弦易轍

辛卯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程紹遣副使張夢鯨進玉璽云九月乙卯臨漳人邢一奉耕于漳河西得之螭紐方四寸厚三寸重一百十兩篆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議告郊廟羣臣稱賀頒詔天下賜程紹張夢鯨金幣

壬辰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御史李應昇劾魏廣微驕蹇祀太廟不至被糾忤疾視諸臣廣微遂引疾乞休甲午會議陳九疇叅謝應祥及魏大中夏嘉遇相許事上以

謝應祥于魏大中有師生之雅事屬白歎且去輔專以門生
招議大中欺朕勿冲杞待會議夏嘉遇陳九疇互相攻訐成
何政體大中九疇嘉遇各降三級謫外給事中沈惟炳疏救
亦降一級謫之

丁酉吏部尚書趙南星乞休許之

命鴻臚寺官諭留魏廣微

己亥左都御史高攀龍罷

辛丑戒諭羣臣有元兇已放羣小未安之語

壬寅給事中許譽卿等申救趙南星謫外

丙午前大學士朱國祥卒秀水人癸未及第贈太傅謚文恪

申用懋曰易有之鶴鳴而子和豚魚以中孚旨哉斯言蓋至誠
未有不動物者恪心納牖亦由斯道也已三朝鼎革之際
人所難言士大夫俱以意氣相高務名而不務實計身而
不計國家孰若朱太傅門可羅雀清芬自遠而名實孚于
上下卒先幾完節以去非至誠惡能若是乎及當事變宛
轉壘筦聊存國是而于宗社至計不惜謹言以回主聽洵
哉仁者之勇矣

己酉吏部右侍郎陳于度左副都御史楊漣左僉都御史左
光斗削籍時推喬允升馮從吾為太宰謂黨庇也吏部郎中
張光前御史房可壯袁化中並調外

十一月辛亥朔壬子天瑞進永寧侯郭振明進博平侯

甲寅責輔臣票擬失當近乞肩輿乞進俟卿概應如響平章謂何追念去輔在時或未肯屑越事外至此復諭次輔勿坐視依違

乙卯四川總督朱燮元加兵部尚書毛文龍為左都督

辛酉諭督師大學士孫承宗留鎮關上可急還山海以求入朝賀也

壬戌崔景榮為吏部尚書李宗延改吏部尚書署都察院

己巳大學士韓爌引罪乞休許之初葉向高與魏廣微相左臨發語朱國禎曰南樂內有所恃咄咄逼人不得不避蒲州

更非其敵必不能久子宜早為歸計卒如其言云

壬申給事中陶崇道言四事慎起居去疑表慎命名鑒下情請外以既有旁蹊借徑語也

諭近例轉各官多不公徐大化孫杰可升京堂霍維華郭興治賈繼春楊維垣俱起原官以御史潘士良署河南道許宗禮為吏科都給事中

上出內帑六千金給宛平大興煮粥賑饑

十二月辛巳朔征南將軍黔國公沐昌祚卒自隆慶三年嗣爵領鎮五十六年命其孫啓元代鎮

甲申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宋槃奏兩當民變殺知縣牛得

用

己丑周希聖為南京戶部尚書

癸巳雲南巡撫閔洪季言沐鎮莊田臣前疏爭之爾時送科
其害奉旨不必遽更今逾一年矣驛騷更甚乞命有司徵收
以救此一方民命莊田仍該鎮徵收嚴戒員役不許生釁
丙申御史張訥劾趙南星壞政十罪上命張訥指其事言南
御史王允成改北臺綱何在鄒維璉程國祥夏嘉遇調部亦
壞成規上是之命俱削籍初訥元樸營升巡撫不得故憾南
星

禮科給事中李恒成劾北闈貢士周鳳翔王良佐翁兆雲沈

必成康九經劉世科浙人李喬春張應祺江右人黃鼎畿人
並竄籍冒奪命回原籍俟後科會試

壬寅大孝士朱國楨罷初蘓松兵備朱童蒙蚤死告灾者民
大闕遂引疾國楨擬票允朱延禧擬擢京堂國楨遂引去
刑部尚書喬允升罷以黃克纘為工部尚書郭尚友巡撫保
定張樸巡撫大同

癸卯應天地震如雷

乙巳命史記事李炳恭丁元薦賀煥沈應奎仍照計典革任
毛士龍削籍王元翰李邦華閑位孫鼎相魏大中回籍聽勘
汪文言仍建治文言善刺人陰事喋喋可聽早出已預為爰